



世界经典名著

卡夫卡短篇小说选

(上)

〔奥地利〕卡夫卡 著

胡云飞 译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不幸	1
乘客	5
大路上的小孩	6
单身汉的不幸	10
到山里去旅行	11
法律门前	11
忽然散步	13
回家的路上	14
伙夫	15
家父之忧	44
拒绝	46
决定	47
苦难的开始	47
临街的窗	51
流放岛上一幕	51
马戏团顶层楼座上	80
梦	82
判决	84
跑着的过路人	96

欺骗农民的人	97
骑手的沉思	99
钦差	100
商人	101
十一个儿子	103
视察矿井的先生们	108
往事一页	111
乡村医生	113
心不在焉的眺望	120
新来的律师	120
兄弟谋杀案	121
亚洲胡狼与阿拉伯人	124
衣服	128

不幸

已经变得不可忍受了——十一月，一个晚上，我像进入跑道一样，走过我房间狭长的地毯，看看灯火透明的街道，我惊住了。我又转过身来回到房间的深处，在镜子下面我发现了新的目标，为了让人听到喊声，我突然急促地叫了。没有回答，毫无反应。有人上来了，谁也阻挡不了，即令他沉默不语。墙上的门开了，开得如此匆忙，匆忙也是必要的，因为连楼下石板路面上拦车的马犹如沙场上发恶的战马也立起来了。

上来的是鬼！鬼是一个小孩。从尚未点灯的，完全黑暗的走廊出来，用脚尖停留在摇晃不太明显的楼板顶梁上。黄昏的回光使得房间里立刻变得明亮起来。小鬼将脸迅速地用手捂住，放心地，但突然地将目光对着窗户，窗棂外街灯上面的雾气，依旧笼罩着黑暗的上空。敞开的房门前，小鬼用右肘笔直地支撑在房墙旁边，并让过堂风轻拂着他的关节、脖子和太阳穴。

我向前看去，然后说：“您好！”并从炉子顶板上取了我的衣服，因为我不愿意半裸着站在那儿。有一小会我张着嘴，以便释放出我的恐惧，我的口水很脏，在脸上我的眼睫毛抖动着。总之，我没有什么不舒服，好像小鬼的到来倒是意料中的事。

这个脸颊红红的小孩，还是靠墙站在原来的地方。他的右手在墙上挤压着，粉白的墙上出现了凹凸不平。虽然



如此，他依旧这样干，他的指尖还在摩擦墙面，我说：“您真是到我这儿来的吗？没有搞错吗？在这么大的房子里容易搞错啊！我叫肃索，住四楼，我就是您要找的人吗？”

“安静、安静！”小孩不无轻蔑地说，“一切都是正确的。”

“那您进到房里来，过来些，我要关门。”

“门我会关好的，您不必劳驾了，您就安静点吧！”

“您不要说‘劳驾’二字，在这个楼道里住着很多人，都是我的熟人，他们中大部分人从商店回来，如果他们听到我们说话，那他们就认为他们有权打开门，并查看发生什么事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曾经有过这种事情，这些人每天都有工作。在这偶尔一个晚上的空闲时间里他们会听谁的呢？再说，您也知道。还是让我把门关上吧。”

“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您有事吗？随便您吧，其实整个房子哪里都可以进来。再说一次，我已经把门关好了。您认为，只有您能关门吗？我甚至都用钥匙把门锁上了。”“那就好了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用这把钥匙您可能锁不住门吧。现在您就舒服地呆在这里吧，如果您在我这里呆着，您就是我的客人。您完全相信我吧，您要沉住气，不要害怕。我既不强您留下来，也不会赶走您。我得先讲清楚吗？您很不了解我吧？”

“您真不必讲这些，还有，您真不应该讲这些。我是一个小孩，为什么我有这么多麻烦呢？”

“没有这么糟，当然您是个小孩，但也不太小了。您已经长大了。您要是一个女孩，就不可以和我单独留在一个房间里了。”



“这一点倒不必担心，我只想说，我很了解您。”

我的自卫能力很差，您就不用费心当面撒谎了。尽管如此，您还是对我礼貌一点罢，别撒谎了。我求您，别撒谎了。补充一句，我并不是无时无刻都在了解您，而恰恰是在黑暗的时候。要是您让点灯的话，那就更好了，我总是提醒我自己。您已经对我威胁过了。“什么？我已威胁过您？我请求您，我很高兴您终于留下来了。我说‘终于’，是说现在已经很晚了。我真不理解，为什么您这么晚才来。我可能在高兴的时候胡说过一些什么，而恰好您又都听懂了，我可以承认十次，我说过的话，是用了您所愿意的方式威胁过您，只要不吵架，我的天哪！——您怎么能相信呢？您怎么能这样伤害我的感情呢？像您这样迎面而来的陌生人为什么要极力反对在这里呆一小会呢？”

“我作为一个陌生人，向您迎面走来，靠得如此之近，我认为这是不明智的。我天生就是要远离您的，这您也知道，为什么要忧郁呢？您说说，您要演戏吗？我立刻就走。”

“是这样吗？您也敢于跟我说这些吗？您还是有点儿勇气的。不过，您终归是在我房间里，您用手指发疯似地在我房间的墙壁上搓揉。我的房间，我的墙啊！此外，您还说什么？不仅新鲜，而且可笑。您说，您的天性使您不得不以这种方式和我说话。真的吗？您的天性强迫您吗？这恰好是您可爱的天性。要是我出于天性对您友好，您也不可以恶意相向的啊！”

“这就是友好吗？”

“我是讲过去。”



“您知道我以后会怎么样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我走向放着点心的桌子，我把桌子上的蜡烛点燃，当时我房间里既无煤汽灯也无电灯，然后我在桌子旁边坐了一会，虽然如此，我还是有一点累。我拿上大衣，从长沙发上取了帽子，把蜡烛吹灭。在出去时，我却被沙发腿绊倒了。

在楼梯上我遇到了同一层楼上的房客，“您又要出去吗？您这个流浪汉！”这个房客的腿有楼梯的两个阶梯那么长，他站着安详地问我，“那我应该干什么呢？”我说，“我房间里现在有一个鬼。”“您说话也是这样怒气冲天，好像要找岔子啦？”

“您开玩笑，可您得注意，鬼就是鬼。”“一点不错，可要是人家不相信，又怎么样呢？”“您是说，我不信鬼，可这种不迷信也帮不了我的忙。”很简单，要是鬼上门了，您不用害怕。”

“对，但这是一种不足挂齿的害怕，害怕表面现象的本质，这才是真正的害怕。这种害怕是存在的。我现在害怕得厉害的就是这一招。”

我似乎有点神经质，我在每一个衣服口袋里进行搜索。

“因为您不害怕表面现象，那您就可以安心地探究这种本质。”

“您还从未公开地和鬼们谈过话，从他们那里您永远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。这是一种永无休止的徒劳，鬼的存在和我们自己的存在比起来，似乎更值得怀疑。顺便



说一句，鬼论的消亡是不足为怪的。”

“我听说过，人们可以供养它。”

“说得倒好，是可以供养，但谁干呢？”

“为什么不干呢？例如它是女鬼的话。”

他说着已上了更高的台阶。

“原来这样，”我说，“不过，谁也不敢担保。”

我在思考，我的熟人正上到很高的台阶了，为了看着我，他不得不在楼梯上面的拱顶下低了头。

“尽管如此，”我叫喊着，“如果你把上面的鬼带走了，那我们的关系就完了，永远完了。”

“不过这只是一个玩笑，”他说，将头回过来。

“那就好了，”我说。我本可以心安理得地去散步，但我感到无聊，我上楼去睡觉了。

乘客

我站在电车的一端，在这个世界里要找到我的一个位置，实在是没有把握；在这个城里，在我家里也是这样。顺便说一句，我也不能提出在某一方面我有什么要求。我们承认，事情就是这样。我站在电车的尽头，有如将自己拴在这根绳上，让车子载着我，人们躲避车子，或者各行其道，默默地走着，或者在窗户前休息——无人有求于我。不过，这都无关紧要。

车子快要到一个站了，一个姑娘靠近台阶，准备下车。我把她看得很真切，似乎我都接触过她。她穿的黑衣服，



裙子的褶边几乎不动，上衣紧身，白色的尖领带有细小的网眼，左手靠车身，平平地支撑着她，她右手的伞立在第二个台阶上。她的脸是棕色的。鼻翼压力小，形成蒜头鼻。她有丰满的棕色的头发，细小的发稍在右边的颧骨上摇曳着，因为我站得离她很近，我看到她的耳朵很紧凑，我也看到了她的右耳蜗的整个背面，以及耳根的影子。

我问自己，为什么她对此并不惊奇，并且闭着嘴啥也不说。

大路上的小孩

我听到车子驶过园子栏栅前面。有时我从树叶中轻微晃动的空隙里看看，看看在这炎热的夏天，马车的轮幅和辕杆是怎样嘎嘎作响的。农民从地里回来，他们大声地笑着。这可是缺德。

这是我父母的园子，我正在园子树林中间休息，坐在秋千架上。

栏栅外的活动停止了，追逐着的小孩也过去了，粮车载着男人们和女人们，他们坐在禾把上，将花坛都遮住了。将近傍晚，我看到一位先生拄着手杖在慢慢散步，两个姑娘手挽着手，迎着他走去，一面向他打招呼，一面拐向旁边的草丛。

然后，我看到鸟儿像喷出来似的飞腾，我的目光跟踪着它们，看着它们是如何在眨眼之间升空，我的目光跟着它们直到我不再觉得它们在飞，而是我自己在往下坠。出



于偏好，我紧紧地抓住秋千的绳子开始轻微地摇荡起来。不久，我摇晃得激烈了一些，晚风吹来，颇感凉意，现在，天上已不是飞翔的鸟儿，却是闪动的星星。

烛光下，我正用晚餐，我经常将两臂搁在木板上，咬着我的黄油面包，这时我已经累了。风将破得厉害的窗帘吹得鼓胀起来，外面有人路过窗前，间或两手抓紧帘子仔细端详我并要和我说上几句。通常蜡烛很快便熄灭了，在黑暗的蜡烛烟雾中，聚集的蚊蝇正要兜一阵圈子，有一个人在窗外问我什么，所以我看着他，我好像在看着一座山或看着纯净的微风，也没有许多要回答他的。

有一个人跳上窗户的胸墙，进行通报，而另外的人似乎已经到了房前，我自然站起来，叹息着。这人说：“不行，你为什么这样叹息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有什么特殊情况吗？有什么倒霉的事吗？我们不从中休息一下么？一切都完了么？”

什么也没有完，我们跑到房前。

——“你老是迟到。”

“怎么说老是我”——“就是你，你不愿意跟我们一起的时候，就呆在家里。”——“缺德。”——“什么？缺德！你说什么？”

这个晚上我们就这样头顶头地干起来了，也不顾白天黑夜。很快，我们背心上的钮扣互相摩擦，有如牙齿上下碰撞；一会儿我们又互相追逐，彼此距离总是差不多；我们浑身发热，像热带的动物一样。我们又像古代战争中的胸甲骑士一样跺着脚走，昂着头，往小胡同下面进军，我们又以这种攻击姿势继续向大路上挺进，个别人进入街道



的沟渠里，但他们并未消失在黑暗的斜坡前，而是像陌生人一样站在上面的田间小道上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。

“你们下来！”——“你们先上来！”——“你们把我们拽下来嘛，别忘了，我们并不蠢。”

——“你们说说看，你们可是胆小啊！只管来嘛！来嘛！”

——“真的吗？你们？就是你们，要把我们拽下来？没瞧瞧你们那副熊样？”

我们开始攻击，我们被胸脯撞击着，被摔在沟渠草丛里，我们跌倒了，是自愿的，草丛里到处一样的暖和，草丛的冷暖我们不知道，只觉得累。

我滚向左侧，以手当枕，这时我真想睡觉！虽然我想用突出的下颚把自己顶起来，但却滚进了更深的沟里。然后我手臂支撑前面，两腿斜缩，向前扑去，结果又掉进了一个深沟，肯定比前一条沟更深，但我一点也不想停止这种游戏。我真想在最后的一个沟渠里充分地放松自己，躺下来美美地睡上一觉。特别是我的膝盖，我几乎忘记了它。我躺着，我躺着笑了，我的背有毛病。当一个男孩双肘贴着髋部从斜坡越过我的沟渠跳向大路上时，我看看他墨黑的鞋底，这时，我眨了眨眼。

月亮升得相当高了，一辆邮车在月光下驶过，微风四处轻轻飘起，在壕沟里我也感觉到了。附近的树林里已开始沙沙作响，这时，一个人躺着不怎么觉得孤独。

“你们在哪儿？”——“过来！”——“大家一起来！”——“你躲什么，别胡闹！”

——“你们知道邮车过去了吗？”



——“没有！已经过去了吗？”

——“当然，在你睡觉的时候，邮车已经过去了。”

——“我睡觉了吗？我可没有睡呀！”

——“别吭声，有人看见了。”

——“我求求你。”

——“过来。”

我们靠得很近地跑着，有的人彼此握手，头昂得不够高，因为大家都在朝下走路，有人发出印第安人战斗时的呐喊，我们疾速奔跑，速度之快，前所未有。在快跑时风也助了我们一臂之力，恐怕什么也挡不住我们。在超过别人时，我们可以交叉手臂，而且安静地环视周围。到了野溪桥我们就停下来了，继续往前跑的人也返回来了。桥下的水冲击着石子和植物的根部，好像还并不多晚，我们之中居然没有人跳到桥的栏杆上去。在远处的灌木丛后驶出一辆火车，所有车厢通明透亮，玻璃窗肯定都打开了。我们中有一个人开始唱起了矿工之歌，我们也都跟着唱。我们唱得比火车前进的节奏要快得多，我们摇晃着手臂，歌声的力度不够，但我们歌声紧迫，并因此而开心。如果有一个人将自己的声音融入并领起其他人的声音，他就如同被鱼咬住一样，大家跟着他唱起来。我们唱近处的森林，唱远方的游子，声声入耳。大人都还在活动，母亲们正在收拾夜晚的床铺。

时间到了，我向站在我旁边的人亲了一下，和离我最近的三个人拉了拉手，然后开始回家了。没有人叫我。我拐进了第一个十字路口，在那里他们看不见我了。我在田间小路上跑着，又进入了树林。我赶往位于南边的城里，



从那儿就到我们村了。

“注意，那儿有人，他们不睡觉。”

“那他们为什么不睡觉？”

“因为他们不累。”

“他们为什么不累？”

“因为他们是傻子，”

“傻子要累多好啊！”

单身汉的不幸

老人努力不失身份，要求录用，然而他依旧是个单身汉，真有些糟糕。他病了，愿意有人和他一起过夜，一连好几天他从床角上看着这空荡荡的房间，他总是将来访的人送到大门外，除了房东太太外，从来没有人急着匆匆上楼找他，他的房间仅有一个边门，通向另外的人家。他端着晚餐回家，不得不看着那些陌生的小孩，偶尔说说：“我没有。”他的外表和举止使人觉得他在追怀年青时代一两个单身汉的往事。事实上，他今天和以后也只能这样自个儿生活，以他的身子和名副其实的头，自然也包括额头，以使用手敲额。如此而已。



到山里去旅行

“我不知道，”我轻声地喊，“我根本不知道，既然没有人来那就不会有人来了。我没有伤害过别人，别人也没有对不起我的。不过无人帮助我，罢了，一个也没有。然而，情况并非如此。——说一个也没有那是天下没有好人了。可我喜欢这样说，——为什么不和一个“无人”社会一起去旅游一次呢，当然是到山里去；不去山里，又去哪里呢？这些“无人”熙熙攘攘，细碎的步子将许多挽着的手臂和许多脚分开了，当然，大家都穿着礼服，我们走得还不错，我们相互之间还留得有些空隙，风从这些空隙之中吹过，我们的嗓子要到山里才能舒展，真怪，我们居然没有唱歌。

法律门前

在法律门前，站着一个门卫。一个农村来的男人走上去请求进入法律之门。但是门卫说，现在还不能允许他进去。那男人想了想，问是否以后可以进去。门卫说：“那倒有可能，但现在不行。”看到法律之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，而且门卫也走到一边去了，于是那男人弯下腰，想看看门内的世界。这一切被门卫看见了，就笑着说：“如果它那么吸引你，那你倒是试试冲破我的禁锢进去呀，但是请记住，我很强大，而且我只是最小的一个门卫。每道门



都有门卫，而且一个比一个强大，那第三个门卫就连我也不敢看他一眼。”困难如此之大是那农村男人始料未及的，他以为法律之门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敞开的，但是现在当他仔细观察了那穿着皮大衣的门卫，看见他那尖尖的鼻子、黑而稀疏的鞑靼式的长胡子，就决定还是等下去为好，直到获准进去为止。那门卫递给他一只小板凳，让他在门旁边坐下。他坐在那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做了很多尝试想进去，并不厌其烦地请求门卫放行。门卫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，又问他家乡的情况以及许多事情。他这样不痛不痒地提问着，俨然一个大人物似的，而最后却总是说还不能允许他进去。那男人为这次旅行做了充分的准备，现在他用一切值钱的东西来贿赂门卫。门卫虽然接受了所有贿赂，但却说：“我接受礼物只是为了使你不致产生失去了什么的错觉。”多年过去了，这期间，那男人几乎是目不转睛地观察着门卫，他忘记了其他门卫的存在，似乎这第一个门卫是他进入法律之门的唯一障碍。他咒骂这倒霉的遭遇。开始几年，他的举止还无所顾忌，说话嗓门高大，后来日渐衰老，就只有咕咕啾啾、自言自语了。他变得很幼稚，由于长年观察门卫，所以连他皮衣领子上的跳蚤也熟识了，于是他也请求它们帮忙，以改变门卫的态度。最后他目光黯淡，搞不清楚是四周真的一片黑暗呢，还是他的眼睛出了毛病。不过他现在在黑暗中发现了一丝亮光，它顽强地透过法律之门照射出来。现在他命在旦夕，临死之前，过去的所有经历在他的脑海里聚成了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他至今还没有向门卫提出。他示意门卫过来，因为他身体僵硬，已经不能站起来。两个人身高的变化使



那男人相形见绌，矮了一截，所以门卫必须深深地弯下腰，然后问道：“现在你究竟还想知道什么？”又说：“你太贪得无厌。”那男人说，“大家不是都想了解法律是什么吗？为什么多年以来除了我再无别人要求进入法律之门？”门卫发现那男人已行将就木，为了能触动他失灵的听觉器官，就吼叫着对他说，“其实其他任何人都不允许从这里进去，因为此门只为你一人所开。现在我要关门走人了。”

忽然散步

我决定晚上留在家里，穿上便服，晚餐后，坐在明亮的桌子旁边，开始工作或作某种消遣。之后，带着愉快的心情去上床睡觉。倘若天气不好，那自然是呆在家里，然而，也有这种情况，虽然在桌子旁边静静地呆了很长时间，要到外面去走。这必然会使大家感到惊奇。又如当时楼道是黑暗的，门已关好，但由于忽然心情不好，也会不顾一切地要起床，换上衣服，可能很快就出现在街上，先给家里人讲，要到外面走走，打完招呼很快地就行动了。关好门，于是很快觉得或多或少地扔掉了一些烦恼，一旦到了街上，四肢百节感到意外的舒展和自由，而这种舒展和自由正是人的决定给自己的身子带来的，身子的舒展和自由也是给人的决定以特别动人的回报。从这个决定中你感到自己集中了作出决定的能力，并赋予它不同凡响的意义，也认识到自己具有的力量比要求确实要多，这种力量可以轻易地带来和适应一种迅速的变化，既然要走完这长长的



胡同，今晚整个儿就不在家里了。家里也变得空阔些了，而我这个模糊的轮廓，拍着大腿，便上升为一个真实的形象。要是你在深夜去寻找一个朋友，去探视和问候他，还会加强一切。

回家的路上

雷雨过后，应该看看天上那种令人信服的力量！我觉到了我的业绩，它控制着我，虽然我不反对。

我向前行进，我的速度是胡同一侧的人走路的速度，是这个胡同的人走路的速度，是这个区的人走路的速度。

对于这个区，这个胡同里发生的一切，我是有责任的。对敲门打户的夜游郎，对灯红酒绿桌面上的吹捧之词，对床上厮混的情侣，对甚至在新建筑物手脚上的约会，对在黑暗胡同里紧靠房墙的守候，对在妓院里小沙发上公开的寻欢作乐，我都要负责。

我尊重我的过去，反对我的未来，不过，我觉得二者都是卓越的，二者之中又没有一个能具备优点，只是天道不公罢了，天意庇护我，我必须谴责。

不过我进房间的时候，很少考虑，而我上楼梯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思考的东西。我打开窗户，让这个窗户全部敞开，我正在对花园奏乐，也无济于事。

